

# 条顿悲歌

TIADUN BEIGE

## 一口气读完的

# 德国战史

YIKOUQIDUWANDI DEDEGUOZHANSHI

『从远古到普法战争』

郭强 顾晓绿◎著

· 涵盖内战外战，以战争角度讲解大国崛起历程  
· 军迷必知战争历史  
· 拨开历史迷雾，重新解读大国战史

蔡小心 中国红西路军后代联谊会副秘书长

余戈 《一九四四：松山战役笔记》作者

刘猛 《我是特种兵》导演

郭威 《争雄三八线》导演

宋毅 《战争事典》主编

朱世巍 军史书籍《东线》作者

## 联袂推荐

团结出版社



顿悲歌

DUN BEIGE

郭强 顾晓绿◎著


一口气读完的

德国战史

YIKOU QIDU WAN DE DE DE GU ZHAN SHI

『从远古到普法战争』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条顿悲歌：一口气读完的德国战史 / 郭强，顾晓绿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2  
ISBN 978-7-5126-2376-7

I. ①条… II. ①郭… ②顾… III. ①战争史—德国—通俗读物 IV. ①E51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1984 号

---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出版人：**梁光玉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170X240 毫米 1/16

**印 张：**15.75

**字 数：**261 千字

**印 数：**6000

**版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

**书 号：**978-7-5126-2376-7/E·17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 内容简介

世人眼中的德国除了有“严谨、沉稳、坚毅”之类的标签外，往往还被冠以“悲剧英雄”的光环。的确，无论是欧陆之上的列强纷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曾以一己之力对抗环伺与围攻。那些“背后一刀”的传说与“猪一般的队友”换来的是世界对其最终力竭而败的同情和唏嘘。本书以德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战争为线索，从大视野的角度为您解读德意志民族那些兴衰成败背后的故事。

从盘踞东欧的政教合一军事组织到强大波兰的附庸，在整个中世纪，当今德国的远祖们曾有过怎样的史前时代？而又是怎样的机缘，令来自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最终摆脱了强大邻国对它的控制，最终令普鲁士王国一跃成为了欧洲大陆令人不敢小觑的力量？

一代雄主腓特烈二世究竟是战争狂还是开创普鲁士未来的“总设计师”？他的私生活又是否真的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内政、外交？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普鲁士最终选择了与世仇奥地利并肩站在了革命者的对立面？而面对纵横欧洲的拿破仑大军，普鲁士王国又是怎样成功地“韬光养晦”，直到滑铁卢给予了皇帝致命一击？

在争夺德意志霸权的道路上，普鲁士和奥地利展开了怎样不为人所知的斗争？人称“霰弹亲王”的威廉一世又如何能够团结亲贵、凝聚人心，最终将风雨中飘摇的普鲁士战车开上统一战争的道路？

“铁血首相”俾斯麦在内政、外交上的激进政策最终令普鲁士通过三场战争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但在此过程中是否也有失算和鲁莽之举？普法决战色当，一度以欧洲第一陆军强国自居的法兰西为何兵败如山倒？而在显赫一时的成就背后，年轻的帝国又隐藏着怎样无法治愈的顽疾？

本书将用全新的视角向你展示一个你未必知道的德国战争史。

## 目 录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	1
第一章 大泽龙蛇 .....	12
一、窥测繁华——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和侵蚀 .....	12
二、覆灭文明——日耳曼移民潮和罗马帝国的崩塌 .....	18
三、法兰克人——日耳曼部族的混战和内部进化 .....	24
四、大帝遗产——神圣罗马帝国和地理上的德意志 .....	30
五、十字军兴——中世纪的欧洲和十字军东征的兴起 .....	35
第二章 铁十字 .....	40
六、天朝王国——耶路撒冷王国的前世今生 .....	40
七、上帝之鞭——蒙古西征和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经营 .....	46
八、血战冰湖——条顿骑士团东扩受挫与鼎盛时期 .....	53
九、剑断旗折——格伦瓦德战役与条顿骑士团的没落 .....	57
十、圣杯倒持——胡斯战争和十字军时代的终结（上） .....	61
第三章 罪与罚 .....	68
十一、轰碎铁骑——胡斯战争和十字军时代的终结（下） .....	68
十二、“最后的骑士”——霍亨索伦家族与 普鲁士公国的建立 .....	73
十三、农民之敌——马丁·路德和席卷德意志地区的 农民起义 .....	81
十四、新教战争——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与德意志的 宗教对立 .....	88
十五、龙蜚鹿肥——“三十年战争”前夜德意志的乱局 .....	94



条顿  
悲歌

TIAODUNBEIGE  
目录

<b>第四章 枭雄并起</b> .....	101
十六、佣兵之王——欧洲列强的合纵连横和 华伦斯坦的崛起 .....	101
十七、“北方雄狮”——古斯塔夫二世和瑞典对 德意志内战的干涉 .....	107
十八、双雄争衡——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的交锋和陨落 .....	114
十九、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运筹帷幄和 三十年战争的终结 .....	120
二十、太阳之王——路易十四与普鲁士的独立 .....	126
<b>第五章 国王与士兵</b> .....	133
二十一、朝秦暮楚——大国对垒中渔翁得利的普鲁士王国 .....	133
二十二、西里西亚——普鲁士与奥地利的首次对立 .....	140
二十三、双鹰比翼——奥地利与普鲁士争夺 德意志霸权的恶斗 .....	147
二十四、浮士德——七年战争与其对普鲁士民族精神的影响 .....	153
二十五、土豆战争——瓜分波兰和巴伐利亚继位战争 .....	163
<b>第六章 从瓦尔米到莱比锡</b> .....	169
二十六、革命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联手干涉法国大革命 .....	169
二十七、欧洲叛徒——拿破仑崛起过程中普鲁士的 首鼠两端 .....	177
二十八、莱茵联邦——拿破仑肢解神圣罗马帝国和 对普鲁士王国的挑衅 .....	184
二十九、浴火重生——普鲁士军队的崩溃和再造 .....	190
三十、解放欧洲——莱比锡会战和德意志的觉醒 .....	196
<b>第七章 奔腾年代</b> .....	206
三十一、皇帝，再见——滑铁卢战役和拿破仑帝国的终结 .....	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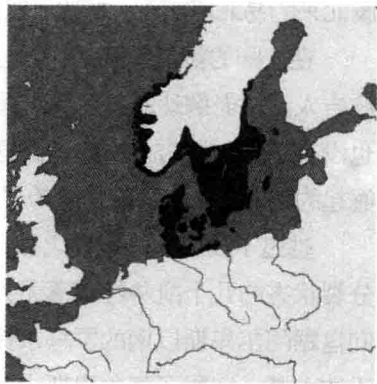


三十二、关税同盟——普鲁士的全面奋起和 后哈布斯堡王朝时代的德意志 .....	212
三十三、“霰弹亲王”与“铁血首相”—— 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君臣之道 .....	218
三十四、谋定后动——普鲁士统一战争的幕后故事 .....	224
三十五、决战色当——普法战争和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 .....	234
后记 新的帝国 .....	240

##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很少有人知道“德意志”这一颇具霸气的名字并不对应“Germany”，这个源自拉丁语的英文单词，事实上指的是曾经广泛分布于莱茵河以东、维斯瓦河以西、多瑙河以北地区，以游猎、畜牧为生的日耳曼部落。尽管日耳曼民族长期自诩自己是这片土地“根红苗正”的原住民，但考古研究却证实他们其实是一群来自北欧及波罗的海沿岸的“外来户”。

根据日耳曼的创世神话，他们的祖先是天空之神吐伊斯托，他与大地女神伊娃共同孕育了民族神曼努斯。在以日德兰半岛为中心的北欧地区，曼努斯的子孙逐渐占据了整个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地区。之所以没有选择向温暖的南方迁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当时密布于北德平原之上的高大植被。冰河时代的末期，一望无际的苔原和桦木丛林遍布整个欧洲大陆的中部。仍处于蛮荒状态的日耳曼人无力对抗丛林中的猛兽，只能借助着航行于江河中的独木舟，向北进入更为苦寒的大海。他们中的幸存者最终成为了“海上霸主”——维京人的祖先。



古代日耳曼民族起源于  
北欧和波罗的海沿岸

条顿  
悲歌

TIADUNBEIGE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留在日德兰半岛的日耳曼人面对着大自然的严酷考验，常年的冰封、不时窜出丛林的猛兽、可怕的海侵和喷发的火山，共同构成了“诸神黄昏”般的末日记忆。冰霜巨人压垮了彩虹之桥，魔狼芬里厄吞噬了“众神之父”，巨大海蛇耶梦加得的血液淹死了雷神托尔，而“火云邪神”史尔特尔抛向天空的“胜利之剑”最终将整个神国化为了灰烬。

中国的文学家茅盾曾不无感慨地说道：“北欧神话是庄严而富有悲剧性的。这也是自然斗争而仅得生活的北欧人所想象的必然结果。”而冰与火所构成的世界也对日耳曼民族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既有冰一样的冷酷和阴沉，往往也具备烈焰般的冲动和决绝。他们中不乏沉静的哲学，更辈出激情的艺术。他们常常墨守成规，但却又在推动变革时走向极端。可惜的是，漫长的寒冬和极夜无法塑造出阳光的性格，更令其在竞争中缺乏足够的耐力。

公元前6世纪左右，北欧接连数百年笼罩在可怕的低温寒潮之中。考古学家在丹麦发现了一具16岁少女遗骸，发现她竟有14个年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胃里仅能找到一些燕麦、榛子，更多的是杂草籽及鸟食水蓼。严酷的生活令日耳曼人背井离乡，走向辽阔的欧洲腹地。而此时来自欧洲中部的凯尔特人正挥舞着他们的铁制兵器征服了高卢和不列颠群岛，日耳曼人无力正面与之交锋，其中一支选择了沿着海岸线向西迁徙，这些被称为弗里斯兰人的日耳曼后裔成为了荷兰人的始祖。而更多的则沿着奔腾北来的易北河南下，抵达了富庶的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

在广阔的新天地里，日耳曼人遭遇的第一个对手是凯尔特人的分支——波吉人。扶老携幼的日耳曼移民大军无心与之缠斗，便匆匆继续南下。谁也没有想到在波吉人所盘踞的这一地区，日后竟然会成为日耳曼民族历次崛起的踏脚石——那就是意为“波吉人之国”的波希米亚。

越过了波吉人的地盘之后，日耳曼移民进入了匈牙利平原。当地陷入分裂状态的几个凯尔特部落无力抵御背负着生存压力的日耳曼大军，只能向盘踞阿尔卑斯以南的罗马求援。此时的罗马刚刚灭亡了缠斗多年的老对手迦太基，征服了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外高卢，平息了西班牙地区的叛乱，控制了整个希腊，正处于信心爆棚的状态。于是元老院大笔一挥便派出了由执政官帕底里亚斯·卡尔博所指挥的两个军团北上“靖边”。

卡尔博显然不清楚他对手的实力，北欧残酷的自然环境令日耳曼民族几乎成为了先天的战士，按照罗马史学家塔西佗的描述：“（日耳曼人）



无论何时都矛不离手，当一个人到达能使用兵器的年龄，就在大会上由一位酋帅或本人的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装备一面盾和一支矛。在战场上，酋帅的勇敢不如他人，是他的耻辱；侍从们的勇敢不如酋帅，也是他们的耻辱。假使自己的酋帅战死，而自己却从战场上生还，这就是毕生的羞辱了。保卫酋帅，甚至将自己的军功献归酋帅的名下，这才是精忠的表现。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们则为酋帅而战斗。”

除了拥有不弱于罗马士兵的战斗意志之外，日耳曼的妇女在战场上往往也是扭转乾坤的秘密武器。她们常常全体裸露上身，在己方战阵后方大声尖叫，据说此举能唤起男人们保卫自己的妻女不遭受敌方蹂躏的勇气，而敌人则往往被这种声音搞得心烦意乱，罗马士兵便不胜其烦，称其为“嚎叫女巫”。

发生在公元前112年的这场罗马与日耳曼民族之间的战争，史称“诺瑞亚战役”。尽管卡尔博及他的军团被日耳曼人打得丢盔弃甲，但是日耳曼大军却没有趁势翻越阿尔卑斯山，直捣亚平宁半岛的打算，毕竟摆在松散的日耳曼各部面前的不是争霸的雄心，而是现实的生存考量。一部分日耳曼部落选择了向东进入巴尔干半岛，在那里他们遭遇了色雷斯人的抵抗。另一些抱着衣锦还乡梦想的酋长们则率部北归，至今在丹麦的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他们的战利品。

更多的日耳曼人选择了西进，他们中的骨干是最为骁勇的三大部落：辛布里、条顿和阿姆布昂。日耳曼人为什么要横渡莱茵河杀入高卢地界，史学界至今仍颇多争论。但是沿着凯尔特人的聚居区前进，夺取他们手中的地盘和铁器，显然是最现实的解释。

日耳曼诸部与世仇高卢的纷争，本应是罗马人乐享其成的好事，何况此时共和国的大批精锐正在新近征服的北非与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缠斗。但元老院上下都急于找回“诺瑞亚战役”惨败的场子，于是曾在外高卢和西班牙任职的执政官希拉努斯被从北非召回，统帅四个罗马军团北上支援与罗马同盟的高卢部落。



丹麦博物馆中的日耳曼战利品，日耳曼人向神还愿的方式是将奉献品沉入沼泽或湿地里，他们没有神庙，但家族或氏族拥有自己的圣地。银釜上面描绘的是凯尔特神话。据推测那是公元前100年一些返回的辛布里人从多瑙河流域带回故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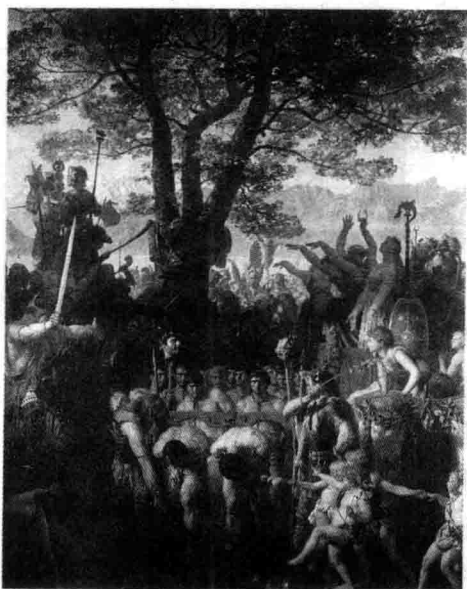
条顿  
悲歌

TIAODUNBEIGE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正在辽阔的高卢平原上狼奔豕突的日耳曼人，显然不是罗马执政官说几句：“汝等蛮族人面兽心，我罗马绝不可做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的蠢事”就能吓倒的。公元前109年，辛布里人在罗讷河上游大败罗马—高卢联军，希拉努斯仅以身幸免于难。罗马军队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接连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本就对共和国心怀不满的各路凯尔特蛮王。盘踞于今天法国与瑞士边境的提古林尼人率先发难。公元前107年，提古林尼人在波尔多地区大败罗马军队，4000罗马战俘被迫屈辱地穿过轭门才保全了首级。罗马共和国视之为奇耻大辱。日后恺撒征服高卢时才终得一雪。

凯尔特人之所以如此积极地配合日耳曼诸部打击罗马军团，怀揣的自然不是祸水南引的心思。果然在公元前106年高卢粮荒的刺激下，日耳曼部落大举南迁，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隆河流域。罗马元老院判断对手有大举入侵的企图，随即调集了八万大军北上堵截。

由两位执政官和一位前执政官指挥的大军抵达隆河之时，他们麾下的军队已经通过吸收各路盟军而膨胀至12万。但罗马的重拳却挥了个空。日耳曼大军早在共和国部队抵达之前便返回罗讷河上游就食去了。元老院自然不允许这样的劳师无功，于是三位关系微妙的主帅驱策着各自的罗马军团深入蛮荒，最终在高卢中部的维埃纳地区，与辛布里—条顿两大日耳曼部落联军正式交锋。



被俘的罗马士兵被迫穿过轭门

此时的罗马大军早已远离本土，将帅失和更令其战线绵延180公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腰部以麻绳相连的日耳曼步兵以一个疯狂的墙式冲锋便击溃了共和国远征军的先锋。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坠马被擒，最终授首于日耳曼酋长的大帐之中。可惜的是先军尽没的消息并没有缓和剩下的两位罗马统帅之间的关系，尽管集中兵力成为了共识，但双方却谁也不愿先渡过罗讷河向友军靠拢。就在连番扯皮之中，日耳曼大军合围了这片名为阿劳西奥的河谷，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攻。罗马士兵战死、溺毙者众多，12个兵团彻底溃灭。但西方史学家中所谓“12万大军仅余10人生还”、“一场双倍于坎尼的惨败”却未必靠谱。前者无法解释两位执政官的生还和免于死刑，后者则混淆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罗马军队成分的变化。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之中，罗马军团中除了4000来自同盟城邦的骑兵之外，其余部队几乎均由罗马公民组成。因此，坎尼战役中尽管罗马军团并未全军覆没，但罗马城内还是一片哀鸿遍野的场景。而自布匿战争以来，罗马统治的范围和人口已经大大增加。富有的罗马公民已经对繁重的兵役制度不堪其扰，各军团的兵营里都充斥着来自其他拉丁城邦的移民和贫穷的底层百姓。因此，尽管在与日耳曼诸部的交锋中连战皆北，损兵折将近20万，但强大的共和国依旧谈不上伤筋动骨。

阿劳西奥战役尽管令元老院失去了近半的成员，但却并非无将可派。公元前104年，元老院召回了在北非战功赫赫的名将马略，任命其重整新军，保卫罗马。马略在北非与朱古达缠斗多年，对罗马军团战斗力的直线下滑可谓洞若观火。马略深知昔日共和国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富有的公民阶层，但共和国的贫富差异已经令这一基础不复存在，与其缘木求鱼，不如顺势而为。早在北非战场之上马略便一改共和国长期奉行的征兵制为募兵制，通过向罗马贫民提供武装和军饷，打造了一支职业军队。同时马略也彻底撕裂了共和国只吸纳罗马公民从军的遮羞布，将工兵、骑兵及远程攻击兵种的岗位完全“外包”给罗马的拉丁同盟，如此一来，罗马军团不仅战斗力有所提升，兵源也相对宽裕起来。

在马略将自己的成功经验由北非移植到意大利的三年多时间里，日耳曼各部宛如一群蝗虫在整个西欧胡冲乱撞。辛布里人试图翻越比利牛斯山脉进入西班牙，条顿和阿姆布昂两大部落则准备在北高卢打出一片天地。但事实证明，无法形成合力的日耳曼诸部并非是天生的胜利者，最终四处碰壁的日耳曼大军又回到了罗讷河流域，决定向阿尔卑斯山以南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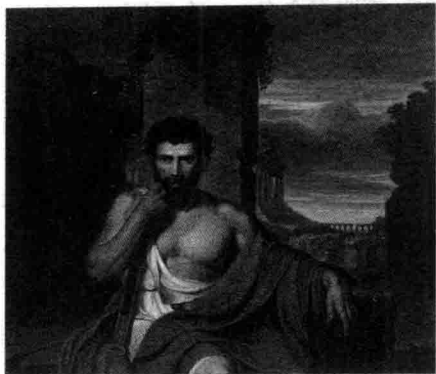
此时日耳曼三大部族的总人口已逾60万，若合力南下则无人有能力阻挡他们迁徙的脚步。罗马共和国虽然经过了一番休养生息、改革图治，但面对辽阔的战线却不得不分兵把口。其中，被认为最有可能被突破的罗讷河谷一线虽然交由马略亲自镇守，但元老院能够提供给他的兵力也不过六个军团，区区四万战士而已。

幸运的是日耳曼人虽然席卷而来，却不过是为了求个温饱。各部族之

条顿  
悲歌

TIAODUNBEIGE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击败日耳曼诸部，拯救罗马的名将——马略

间更是缺乏协同。三大部族之中，战斗力最强的辛布里人没有选择向罗纳河谷进军，而是取道瑞士的群山，与当地的凯尔特部落——赫尔维提人结盟，准备循汉尼拔昔日的征途翻越阿尔卑斯山脉。条顿和阿姆布昂联军虽然沿着固有道路前进，但行军纵列却拉得很开。以至于阿姆布昂人围攻马略的营垒三天之后又用了六天的时间绕路而去，条顿

部落的援兵却始终没有出现。

面对阿姆布昂人“是否有什么口信要托我们带给罗马的女人们？她们很快就会投入我们的怀抱！”的挑衅，马略充分发挥了一个名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用兵之道。罗马军团悄无声息地尾随着阿姆布昂人来到了名为六盘水（*Aquae Sextiae*）的河谷，此时阿姆布昂人已经人困马乏，马略的大军突然掩杀而至，极为顺利地便将其全部屠戮。

消灭了阿姆布昂的部落之后，马略让部队就地休整。此时西北方向的山谷里传来了宛如数万头野兽齐声恸哭的诡异声音，这便是日后著名的“条顿悲歌”。早已血债累累的马略自然不会被这点“鬼哭狼嚎”所吓倒，他从容地在六盘水河谷布下伏兵，引诱条顿人前来复仇。而其麾下的军团战士更是不敢懈怠，毕竟一旦战败，日耳曼人必然将其赶尽杀绝。被复仇的怒火烧昏了头脑的条顿人一头便撞入了马略的陷阱。一番苦斗之后条顿王条顿伯德终于从蛮勇中清醒过来，为了保存部落的火种，他甚至向马略表示愿意以部落中已婚的妇女换取罗马军队的网开一面。

和杂乱群婚的凯尔特人以及风流自诩的罗马人不同，日耳曼人严格地遵循一夫一妻的制度，以至于罗马史学家塔西佗不无愤慨地写道：“他们既不受声色的诱惑，也不受饮宴的引逗。无论男女，都不懂得幽会密约。”条顿伯德此时选择献出妇女求和，可见条顿人的确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是这场交易双方都缺乏诚意，刚烈的条顿妇女要求马略保证她们的贞洁不受侵犯，只将她们作为瑞斯维纳斯神庙的奴仆，而马略则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不甘受辱的条顿妇女最终选择了杀死自己家族的老人和孩子，然后集

体自尽。目睹此等惨状的马略自然不免有些心疼，毕竟按照罗马的法律，作为战俘的她们本应是罗马军团的财产。不过在战场上“俘获”条顿伯德的功勋和堆积如山的军械物资已经足够征募来的新兵们过上一阵富足的日子了。因此马略并不急于回师罗马，直到得到辛布里人突破布里纳尔隘路，在阿第哥谷地击败了另一位执政官卡图卢斯的军队之后，他才返回本土，接掌整个罗马野战部队的指挥权。

此时的罗马军队在连番激战之后也有相当的减员，马略会合了卡图卢斯及守备阿尔卑斯山脉东路的老战友苏拉所部之后，其兵力也不过 5.5 万人。而辛布里人则多达 20 万。如果日耳曼民族能够抓住卡图卢斯新败、马略喘息未定之际进军，那么条顿和阿姆布昂同胞的血可能不会白流，但是久居苦寒之地的辛布里人一进入温暖的亚平宁半岛，便选择了在富庶的波河流域过冬，马略可以从容地积蓄力量，等待来年的决战。罗马军队甚至有时间针对日耳曼人喜欢捡起对手掷投来的标枪反掷的习惯，改进了全军的装备。

辛布里人在温暖的波河岸边彻底磨灭了斗志，直到第二年的盛夏他们才在与马略的交涉中得知了其他日耳曼部族灭亡的消息。辛布里人国王波伊奥里克斯试图驱策部族发动最后一战，但是孤立无援的他们面对严阵以待的罗马军阵最终在烈日下耗尽了战力，14 万人被杀，余者全部成为了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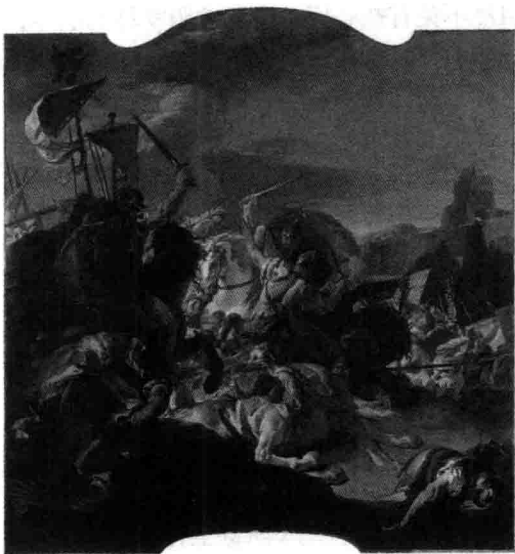
在这场被称为“费尔西莱战役”的决战之中，罗马人堪称全胜，史学家李维在其著作中不无渲染地写道：“自从世界诞生以来，意大利的乌鸦肯定还没有吃到过这么丰盛的人肉宴席……”而马略也凭借击败日耳曼的军功，破天荒地第六次当选为罗马执政官，他的小舅子朱利乌斯·恺撒不无献媚地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与马略相同的名字，一心想要问鼎权力巅峰的马略本身可能不会想到这个名叫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日后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出身平民的马略隐约凌驾于元老院之上的趋势令罗马的贵族阶层颇为不安，凭借矿山和奴隶贸易富可敌国的克拉苏家族和军功赫赫的庞培家族，几乎同时站在了对马略心怀怨恨的苏拉身后。一场彻底颠覆罗马共和国的大内战由此展开，罗马先是与不满公民权限制的拉丁同盟兵戎相见，随后马略和苏拉两大集团又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纷乱的局势直到公元前 83 年，苏拉攻占罗马彻底清洗马略派才得以缓和，但此时元老院和共和国的权威均已名存实亡。跃升罗马首富的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和为苏拉东征西讨的庞培都已羽翼渐丰，苏拉虽然名为独裁者，但并非说一不二，公元前

条顿  
悲歌

TIACOUNBEIGE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费尔西莱决战中的日耳曼骑兵给  
罗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9年，苏拉还政于民，不久便因病去世。

在苏拉正式离任之前，他作出一项有趣的决定，他任命马略的侄子、马略派大佬秦纳的女婿——盖乌斯·朱利乌斯·恺撒前往清剿盘踞地中海东部的奇里乞亚海盗。苏拉此举究竟是借刀杀人，还是有意让恺撒亲手复仇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这次海上“反恐”行动却无意间成为了恺撒军旅生涯的起点。在此后的岁月里，恺撒

依附于克拉苏的财力，与庞培暗通款曲，最终成为了与之鼎足而立的巨头。

自击败了日耳曼入侵以来，罗马共和国的扩张方向便集中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一线，为了获取来自东方的财富和谷物，罗马远征军与本都、帕提亚恶斗连场。庞培虽然征服了本都，而成为“东方之王”，但克拉苏的大军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荒漠中，覆灭于干渴和帕提亚骑兵的箭雨之下。与之相反，恺撒则选择了其姑父马略的成功之路——西进。在西班牙土著身上小试牛刀后，公元前58年恺撒于隆河流域击败了南下迁徙的罗马世仇提古林尼人和赫尔维提人。随后这位年轻的统帅又马不停蹄地在莱茵河东岸击败了试图侵入高卢的日耳曼人。

至此，整个南高卢的凯尔特部落都视恺撒为其保护神，罗马的影响力继续向东北方向伸展。公元前56年，恺撒征服了混合了凯尔特和日耳曼文化的比利时人，他的目光开始投向莱茵河西岸。公元前55年6月，在今天波恩附近的莱茵河流域，恺撒动员了大批工兵，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浮桥。通过这座宏伟的军事设施，罗马人第一次抵达了莱茵河西岸。不过恺撒很快认识到这片被称为日耳曼尼亚的土地与高卢存在着迥然差别。

在恺撒眼中日耳曼是一个对宗教没有任何兴趣的民族，他们全部的生活就是“狩猎和战争”。他们不事农耕，以乳、酪和兽肉为食，任由自己的领地被广袤的黑森林所覆盖，古老的莱茵河及其众多的支流在森林深处

像蛛网一样穿过，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沼泽。此外，日耳曼人还粗暴地蹂躏自己的邻居，以至于没有人敢于靠近他们的土地。其国境内外均是一片荒芜。因此恺撒在莱茵河西岸仅是象征性地收获了几个部族的臣服，便撤军返回了高卢。在此后的10年时间里，恺撒及其军团忙于远征不列颠、平息高卢人的起义以及与庞培、元老院争夺霸权，除了不断走进自己军营中的日耳曼雇佣兵之外，恺撒和罗马都逐渐淡忘了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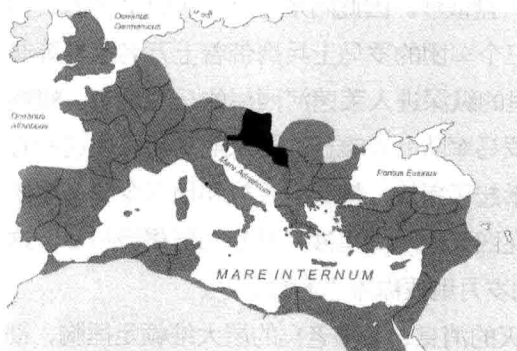
日耳曼的步兵和骑兵

公元前44年3月15日，俨然已是“无冕之王”的恺撒在元老院遭遇政敌的行刺。但口口声声是为了拯救罗马共和体制的贵族们，最终却无意间将其彻底埋葬。打着为恺撒复仇的旗帜，其养子屋大维、心腹战将安东尼和雷必达不仅将所谓的共和派杀得人头滚滚，更以“后三巨头”的名义瓜分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如果说恺撒、庞培和克拉苏的“前三巨头”还有士族共治的影子的话，那么以屋大维为首的“后三巨头”就是赤裸裸的军阀割据了。

公元前27年，用17年时间翦平群雄的屋大维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名为“奥古斯都”的皇冠。罗马由此进入了帝国时代。为了营造四海升平的景象，也为了减轻帝国沉重的军费负担，屋大维用了近30年的时间，将罗马帝国的常备军削减至25个军团、30万人。尽管绝对数字不小，但是分布在辽阔的边境之上却依旧显得很单薄。而此消彼长之下，日耳曼诸部却逐渐从“条顿悲歌”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公元前16年，面对日耳曼部落频繁侵

入高卢行省的举动，屋大维率领两个养子“御驾亲征”深入地处于今日匈牙利、罗马尼亚交界的潘诺尼亚平原。

此时的屋大维年事已高，这次远征完全是为自己的两个养子积累政治资本。其中屋大维最为看好的自然是他的外孙——德鲁苏。德鲁苏



罗马帝国的伤心地——潘诺尼亚平原

条顿  
悲歌

TIAODUNBEIGE  
序章 德意志兰，你在哪里？



也不负所望，在公元前11年的鲁皮亚河之战中以寡破众，大败日耳曼部落联军。但是在继续挺进的过程中，这位27岁的将星不幸坠马而亡。屋大维在伤心之余，只能将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第三任妻子利维亚带来的“拖油瓶”——提比略的身上。

凭借着征服日耳曼地区的军功，提比略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辩的皇位继承人。不过他和屋大维家族复杂的关系，却令其在公元前6年选择了隐居罗得岛。无论是有意避嫌，还是以退为进，应该说提比略最终都达到了他的目的。公元前1年，整个日耳曼地区开始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反罗马起义，屋大维被迫召回了提比略，还狠心地以“通奸罪”流放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提比略名义上的妻子——尤利亚。

摘掉绿帽子的提比略随即在日耳曼大展拳脚。公元9年，提比略自认已功成名就，返回罗马接受凯旋仪式去了。罗马在日耳曼的驻军交由曾在叙利亚担任地方长官的瓦卢斯指挥，瓦卢斯是个刚愎自用的罗马贵族，在他统帅之下，三个军团的罗马远征军不仅纪律废弛、战斗力直线下降，更吸收了大批日耳曼雇佣兵，甚至被作为人质扣押在军中的日耳曼贵族阿米尼乌斯也成为了辅助兵团的骑兵指挥官。

阿米尼乌斯是切鲁西人的酋长，在日耳曼地区拥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瓦卢斯之所以对其倚重有加，完全是为了在新征服的疆土推行罗马的租税与法律制度。但日耳曼人却并不买账，阿米尼乌斯便处心积虑地想要一举摧毁罗马在莱茵河以西的统治。机会在公元9年的夏秋之间悄然到来，按照惯例罗马军队在冬季到来之前离开今天德国中部城市明登附近的夏营，全军转屯莱茵支流利珀河流域过冬。阿米尼乌斯洞悉了罗马军团的行进路线，暗中召集了多个日耳曼部族在瓦卢斯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埋伏。

此时的日耳曼各部依旧是一盘散沙。因此阿米尼乌斯可以动员的兵力并不多。但瓦卢斯毫无戒备，三个军团的罗马士兵携带着上万名家眷等非战斗人员，以15公里~20公里的纵深入莱茵河西岸的丘陵地带。崎岖难行的道路加上瓢泼大雨，令罗马军队寸步难行。阿米尼乌斯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在瓦卢斯大军后方举起了叛旗。糟糕的天气和地形令罗马军团无法展开其千锤百炼的战阵，在四天的时间里被日耳曼部落屠戮殆尽。这片吞没罗马军团的山林在此后的岁月里被称为“条顿堡”。

在罗马得知日耳曼驻军覆灭的消息，垂垂老矣的屋大维顿足捶胸，彻夜高呼：“瓦卢斯，把我的军团还给我！”尽管屋大维矢志复仇，但他的

